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

谢冕 文学评论选



ZHONGGUODANGDAIWENXUEPINGLUNCONGSHU

谢冕文学评论选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序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是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密切合作下编辑的一套当代文学评论家的选集汇编。为当代文学评论出版丛书，建国以来，这是头一次。

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当代文学评论的经验，扩大当代文学评论的队伍，提高当代文学评论的质量，促进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

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是文学事业的双翼。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相互借重、共同前进。我们党历来认为，文艺评论是进行文艺斗争和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手段。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但由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作家为标帜，而且以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评论家为标帜。出现一个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和出现一个伟大的作家，对于文学史来说，意义同等重要。

但是，由于种种失误和偏见，文学评论有时被当作凌驾于文学创作之上的监督哨，面目令人生畏；有时被当成推销文学作品的广告牌，脸色显得苍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文学评论的状况大为改观。文学评论不但为文学创作开路，而且为文学创作服务；不但以尽可能正确的历史观点对创作进行思想分析，而且以尽可能正确的

美学观点对创作进行艺术分析。文学评论在拨乱反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方面；在同“两个凡是”进行斗争、在批判和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进行两条战线斗争方面；在大力扶植新创作，为日趋繁荣的短篇小说、勃然兴起的中篇小说和方兴未艾的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呐喊欢呼方面；在热情鼓励题材、体裁、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坚定不移地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方面；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文学评论积极参与整个意识形态拨乱反正的重大斗争，完成了历史的使命。然而，只要面对现实，面对党和人民对文学事业的要求，就不能不承认，文学评论不但落后于时代，而且落后于创作。这种落后状态主要表现在：文学评论对文学创作的新鲜经验总结不够，对文学创作提出的新问题研究不力，在推动文学创作发展上站得不高，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和科学的预见性。

刚刚开过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向文学评论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这对于今后我国当代文学评论工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学评论工作者必须以此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坚持先进的世界观，努力以共产主义精神影响和教育人民，这就是我们的方向。

文学评论的队伍建设是个大问题。评论队伍的建设，一是思想建设，一是组织建设；既要提高，又要扩大。我们文学评论工作者应该认真学习十二大文件，划清共产主义和“共产风”的界限，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培养自己成为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共产主义战

士。只有使自己成为自觉的先进战士，才能真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不致迷失方向，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任务繁重而队伍甚小，这是个矛盾，扩大队伍的问题迫在眉睫。一九八二年七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河北涿县召开“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就大力发展文艺评论工作和充实文艺评论队伍的问题做了部署，响亮地提出“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的口号。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今后的文学评论工作，势必有一个较大规模的发展。

我们这套丛书愿为文学评论的发展铺路。这套丛书倘能收到实效，还可以继续编下去，借以促进人才的更多发现。

我们仓促上阵，又无经验，缺点一定不少，欢迎批评指正。

冯 牧 阎 纲 刘锡诚

1982年10月13日

目 次

通往“不成熟”的道路

——《谢冕文学评论选》序……………黄子平(1)

通往成熟的道路……………(8)

自觉的历史意识……………(22)

文学性格的抉择……………(25)

传统之于我们……………(31)

诗的探索与探索的诗……………(37)

从封闭走向开放……………(43)

诗人们走向世界……………(48)

力量的呈现……………(56)

必要的拓展……………(60)

艺术和诗：方法的更新和观念的再审视

——《文艺研究》“三维对话”书面发言……………(68)

近年诗歌：一个简单的轮廓

——中国新诗现阶段综论之一……………(73)

追求的历程

——中国新诗现阶段综论之二……………(97)

新诗的新生命

- 中国新诗现阶段综论之三(112)

中国最年青的声音

- 中国新诗现阶段综论之四(132)

中国的青春

- 中国新诗现阶段综论之五(144)

滇池的孔雀翎

- 中国新诗现阶段综论之六(159)

单调和华美的和谐

- 中国新诗现阶段综论之七(167)

诗在超越自己

- 中国新诗现阶段综论之八(181)

诗：审美特征的新变

- 中国新诗现阶段综论之九(194)

时间将证明价值

- 中国新诗现阶段综论之十(214)

阳关，那里有新的生命

- 一论西部诗歌(219)

丝绸路上新乐音

- 二论西部诗歌(229)

艰难磨砺着生命

- 三论西部诗歌(238)

新边塞诗的时空观念

- 四论西部诗歌(240)

星星点燃的石烛

——评藏族诗人饶阶巴桑诗	(248)
会做梦的凤尾竹	
——评白族诗人张长诗	(255)
诗的脚步和翅膀	
——评李松涛诗	(262)
他的诗属于今天	
——评匡满诗	(270)
有趣而寓有深意	
——评胡世宗诗	(276)
春天的儿子	
——怀念文武斌兼评他的诗	(281)
后 记	(287)

通往“不成熟”的道路

——《谢冕文学评论选》序

作序意味着某种资格。——尽管我们不必苟同于这样的陋见，但是作序终究是一件庄重严肃的事情。于是谢冕老师陷他的学生于一种“两难局面”之中，写吧，似乎多少有点僭妄；不写吧，又“有违师命。”何况是这样一种再三的叮咛：“一定要用批评的眼光写，用你们那一代人的眼光来写！”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东方大陆诗的“造山运动”当中，他是一位锐敏、活跃、勤勉的地质师。当地壳嘎嘎地响着，沸泉嘶嘶地射着蒸汽，火山湖尚未变得深沉，他出现了，他敲叩、拍摄、化验，他报道并且预报，他最终却陷入沉思——一种相当沉重的思索。然而，他是幸运的。他曾经多次谈到，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如今生活着的几代人都是幸运的；尤其幸运的是年青的一代——他为之倾注了如许的热情、希冀和痛苦的一代。他的诗心与年轻的一代相连，因为诗歌，从根本上说是属于青春的艺术，因为一个为诗歌而生活而抗争的人是不会衰老的。（一件真实的事：去年夏天，又一届学生从北大中文系毕业，他们聚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跟系里的老师们一起照相留念。一位新来的进修老师悄悄地向我的同学季红真打听：“哪一位是谢冕老师？”“老师中显得最年轻的就是”。凭着如此“朦胧”的线索，她

准确无误地一次就认出了这位年过半百、两鬓已生华发的“年轻人。”）我们知道，他在谈到与他同龄的那一代诗人时曾经写道：“他们不象老年人那样冷静沉着，他们还不失五十年代那种对于生活的理想和信念，却又较比他们更为年轻的一代少了点迷惘。这是更为多情的一代人”。多情易老（“天若有情天亦老”），他们这一代人却似乎最经得起岁月的消磨，永不消褪的那份单纯那份真诚，令人羡慕又令人心酸。《我不怨恨》（梁南）这首诗在年轻人眼里很难不被看作是病态心理的流露，他却从中理解了社会、历史、思想相互交织的复杂的背景。他不单努力去理解上升着的群山，他更能理解仍在起伏着的高原和平原，因为在地质师看来，理所当然地，每一地层都应该前去勘探。他是宽宏的，他的历史感正是来自于对互相接续着的几代人毫无偏见的理解。但他又是有所选择的，而且选择是锐敏的。当一种选择被历史业已证明错了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承认错误便是错误。然而，他有所为有所不为，决不轻易否定自己的选择，他尊重自己的判断力。他始终坚持着的，是诗歌在古老大陆走向现代化、民主化进程中塑造民族灵魂的崇高使命，是诗歌通过自己的美学规律服膺于现实和人民的意愿，是诗歌传统的发扬和变革、无可阻挡的开放和探索。在众所周知的一种历史气氛中，这样的坚持决非一般人想象的那样轻松。然而，他是幸运的，他毕竟是幸运的。据说，如今写诗的人多于读诗的人，诗评的读者怕是更为寥寥。可是，诗评家谢冕从来也没有感觉到寂寞和孤独。我想，这是最能说明一切的了。理解所有的诗人，但不一定（也不可能）为所有的诗人所理解，这是诗评家的局限，却也正是诗评家的操守。

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说：“只有那些一谈到艺术就激

倩洋溢的人们，才可能占有材料并从中推演出有益的理论”。在谢冕和我们几位同学一块儿编《中国当代青年诗选》的那些日子里，我突出地感觉到他对每一首诗艺术判断的准确和敏捷，好诗和平庸的诗，好在哪里，为什么平庸，总是一语言中。我想，东方思维中对诗质的这种直观把握，实在是我们浩如烟海的诗话、词话中值得自豪的传统。这样的思维优势也鲜明地体现在谢冕诗评的语言结构之中。他常常直接采用诗人自己的诗句来概括诗人创作的艺术特点，一如前人论及“郊寒岛瘦”那样，贴切、稳妥，几乎不可移易。他常常用具象的语言描述、概括一个诗人或者一个流派的总体艺术特征，比如说“新边塞诗”派是“戈壁滩上空盘翔的鹰群”。这样的表述甚至使得诗人自己（譬如周涛）都觉得大有启发。诗评的题目也总是富有具象感和动态感，他酷爱这样的字眼：“走向”、“呼唤”、“发展”、“探索”、“生命”、“生长”……这只能是对辩证地运动着的大千世界本能地（倘能这样说的话）热爱的表现。他并不偏爱“古怪”和“朦胧”，但决不偏爱停滞和保守。当他在诗评中引述诗句的时候，那些诗行就象活了似的在纸上蜿蜒甚且腾跃。我揣想，很多诗句正是由于“嵌入”了他的诗评中才变得分外醒目，才被人们注意到而留下了印象。但我觉得，在他的诗评中活跃着的，又并不全是具象、直感的东方思维。近百年来自然科学和辩证唯物论的输入业已训练了、改变了我们的知觉能力和整理艺术经验的能力。当谢冕归纳并描述中国新诗的历史发展时，在一系列具体可感的词汇后面正是起伏着明晰可见的逻辑线索，他只是不愿意用甲乙丙丁A B C D壹贰叁肆的中药铺模式来表述罢了。我觉得，《共和国的星光》中，《和新中国一起歌唱》、《历史的沉思》两篇力作，以及作为《星光》续编的这本书中的几篇

综论，如《近年诗歌：一个简单的轮廓》、《诗：审美特征的新变》，都显示了一种宏观地把握一时代复杂文学现象的理论能力，写得气势恢宏、笔饱墨酣。然而，无庸讳言，严密的抽象推理和细致的训诂考证决非他之所长。在今天，当“新批评派”、“结构主义诗学”以半个世纪的努力提供了对作品卓有成效的逻辑分析和逻辑重建的手段，当人们引进统计语言学来对文学风格作定量分析的时候，这方面的所短就显得颇为突出了。但是，诗毕竟是诗。庖丁解牛尽管技艺高超，却不足为文学批评所仿效。我们所寻求的甚至不是分析之后的综合，而是综合与分析同时进行的现代系统方法：注目于细部时整体依然存在，把握住整体时洞察其有机的构成。印象主义的可贵直觉一旦与系统研究的精密方法相结合，便会使古人、洋人都不再专美于前。当我重读鲁迅先生那本薄薄的《汉文学史纲要》，朦胧地同时被具象概括与逻辑分析的力量所征服，在这里，已扎扎实实地显示了艺术直觉与实证方法有机融合而产生的魅力。我总是想，本世纪中国的第一代学者们（如闻一多、朱自清）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还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总结和发掘，——那同样是一个热情地、如饥似渴地寻求新方法来洞察并重建民族文化的时代呵！先驱者们的步伐是值得珍视的。

但我常常感觉到谢冕老师热情深处的悲凉：最好的时光被失落了。在他对“归来”主题、“寻求”主题那样感同身受的阐述中，你触到一种深刻的、难言的悲怆。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单一的评论面临多样的创作的挑战，这个挑战是很严峻的。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工作者，我感到了一种力不从心的困窘。我所熟悉的那一套评论模式，有的已不够用，有的是不适用了，需要用新的姿态、新的面貌去学习许多新的课题，迎接这场有意

义的挑战。”这是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言。然而生活对他催逼得太紧，来访太多，约稿太多，会议太多，杂务太多：中年知识者“超负荷运转”的规律一视同仁地降临于他。在一场艰苦卓绝的“知识结构更新”中，他常常欣悦于青年评论工作者的“崛起”（我找不到别的可以代用的字眼）。尽管有志于诗评的后生家仍属寥寥，他常常提到李黎，提到周政保，提到这些相识的和不相识的年轻的同行。一种不无沉重却又坦率真挚的欣悦。能够体验到这样一种心情，我想，无论如何，这又是一种幸运吧！当鲁迅先生讲到阳光下的燭火时，所感受到的，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心情吧！在一个停滞不前的时代里生活的人，以及但愿时代停滞不前的人，都是无缘体验到这样一种心情的。五四时期勇敢的战将之一刘半农先生，在他的《初期白话诗稿》序中曾写道：“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是我们应当于惭愧之余感觉到十二分的喜悦与安慰的。”令人昂扬的是那个呼啸前进的变革时代：“十五年中”已有“三代以上”的嬗替！但那被人目为“老头子”的鲁迅先生，却正是在“盗来天火煮自己的肉”的痛苦升华之中，永远保持了前进的姿态。然而，即使是“永远进击”者的鲁迅，也时时怀有最深刻凝重的“中间物”之感，这正是深得进化论真髓的现代人才会有明锐而冷静的认识。谢冕老师经常神往于五四时代，神往于那个勇敢、活跃、不妥协地除旧布新的时代，那个“一切都将要发生，一切都正在发生”的时代。当他确认自己是幸运者的时候，其实是确信同样的呼啸前进的大变革时代已经到来。在这样的时代，新陈代谢的速率加快了。一种紧迫感同样困扰着我们这些正在迈向“不惑之年”的一代人。我想起我

的同龄人张承志的《老桥》，他执拗地要用这个显然会影响发行量的题目作小说集的书名。他在后记中写道：“我并非对这坍塌中的老桥迷恋不舍，我想我终将会把它长留身后。但是，我反对那种轻飘飘的割断或勾销。我甚至认为，这座桥或者就是我自己和大家走向明天的唯一通路。尽管它是老桥，坍塌了一块桥板，散乱着几堆兽粪。它毕竟是桥，是联系着山和水、过去和未来的桥。它是我们重新开始热烈追求的起点，是通往历史的灵气再次降临到中华民族头顶上的时刻的一步。这样看来，处于这种局限中的我们所走的，也应该说是值得和够味儿的一步”。我想，每一代人都各有自己的“老桥”，有自己的局限，但也有自己的起点。谢冕在他自己的这本集子中，同样有着自己的执着、自信、眼光以及时代赋予的决不让渡的使命感：沉静而且清醒，热烈而又悲凉。正是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中，几代人各自的局限才会同时暴露出来，几代人各自的执着也就同时闪放出光彩了。却唯有冷静而清醒的智者，既了解自身的局限又决不放弃热烈的追求，在大变中把握恒定的价值，在坚持中欣悦于新旧的嬗变。被历史所承认并录下的那些声音，也就永远不失其新鲜了。

我所熟悉的一位前辈，曾经精辟地，用一个“生”字来概括谢冕诗评的特点。我琢磨，“生”者，生气凛然、生机勃勃之谓也；“生”者，不成熟、欠老到之谓也。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如一枚金币的两面，这位前辈的评价侧重于前者。有些论者则在夸赞一种探索勇气的同时，指责所谓“失误”，要求用四平八稳的“科学性”（真的那么“科学”？）来克服“片面性”。我觉得，只有对理论发展和理论建设的基本规律了解甚少才会有这样的看法。舒婷的诗说：“……熟苹果/无枝可栖”。对于

整个理论进程来说,不成熟是绝对的,成熟是相对的。历史业已证明,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可怕的不是片面性(只要此一片面正常地得到他一片面或众多片面的补充和驳诘),而是那个驾临一切片面之上的那个唯一正确的全面,或者那个一片模糊的无个性的“今天天气……哈哈哈!”。因此,当谢冕写下“通往成熟的道路”这样的题目时,他既论证了“不成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列举了新时期文学成熟的特征来回答对于“不成熟”的指责。我却不无辛酸地想到,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成熟固然值得高兴,那种急匆匆地要求一切有机生命一律成熟的历史气氛(“秋天意识”?)却不免令人悲哀。谢冕的文章确也在日渐成熟,文笔日渐臻于老练,立论日渐无懈可击,文气既凝炼含蓄又舒展自如,一种生气被收敛在豁达从容的字句之中,有如那压抑着说不清滋味的深沉的“火山湖”。但我隐隐约约地总在想,在现今这个清明时世,那条已经开辟的螺旋地通向“不成熟”的道路是会被堵塞的,最终是不可能被堵塞的。

是为“序”,一篇很不成熟的“序”。无论如何,我已把自己从“两难局面”中拯救了出来……

黄子平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于勺园

通往成熟的道路

一

不管你承认与否，事实是，我们的文学正处于一个痛苦的蜕变期。也许我们面临着又一个如同五四那样充满青春憧憬的文学时代；它期望在新旧交替中有一个切实的进步。从来也不曾有过如此强烈的对于历史的冷峻的反思，也从来不曾有过如此热烈的对于未来的祈愿。如下的事实是公认的，当代的中国文学，业已取得了划时代的成绩，却也遭受过空前的挫折。成绩和挫折，它们形成了象拔河绳子两端那样逆方向的较量。因而，我们每一步前进都是艰难的。只要看看近年来文学运动的事实便会清楚，新与旧，开放与封闭，继承与革新，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使我们陷入了几乎是没完没了的纷争之中。大变革的时期，不可能不把这股变革的风刮到文学中来。处处鼓涌着这种失去平静的气氛。我们应该为之欣喜，因为这是文学充满了活力的证明。

在争论的众多命题之中，始终响彻着一个带有历史意识的声音，这便是对于多样化的文学的呼唤：呼唤多种多样的小说，

呼唤多种多样的诗歌，呼唤多种多样的文学。这种呼唤是合理的，不仅符合人民多样的审美需要，而且也符合中国新文学的史实。

中国新文学的传统之所以是丰富的，在于它的审美追求是多元而非单一的。五四最初的“伟大的十年间”，当以白话文为武器的文学革命刚刚站稳，紧接而来的便是各种文学社团流派的蜂起并峙。一九二〇年初，提倡“血与泪的文学”，主张作家“必须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的文学研究会与追求文学的“美与快感的慰安”的创造社，分别高举着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旗帜出现，显示了五四文学最初的活泼的生命力和创造性。而这，仅仅是事情的开端，随后的发展更见广阔与斑驳。仅以新诗为例，当它取代了旧诗词而获得自立的最初阶段，便赫然出现了朱自清所概括的自由、格律、象征三大诗派并立的局面。当年出现的那些诗坛巨星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等，至今仍未减其辉煌。那时也不乏怀有偏见的激烈的论战，但就总体而言，作为一个完整的时代，它表现了极大的宽容。怀有建设欲望而充分自信的时代，一般说来，都有那种开阔的胸襟，而很少艺术上的偏狭心理。崇尚写实主义的朱自清，在编选《新文学大系·诗集》时，不仅容忍了被目为“诗怪”并与自己的艺术主张相悖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而且收录他的诗作达十九首，所选诗目之多少仅次于闻一多、徐志摩、郭沫若而位列第四。这正是这种宽容态度的说明。新文学在短短十年间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成绩，除了那些先驱者感应了时代的召唤生发出来的勇敢与决定之外，多半要溯源于五四时代开放与宽宏的精神。

当然，所谓宽宏并非仅此一端。也许更为动人的是，那些